

湄公河流域上的福音橋——泰國

陳學文

數年前，中央電視台聯同湄公河流域其餘五個國家的電視台，合作拍攝了一個節目「同飲一江水」，講述湄公河流域六國的情況，相信無論中國國內以及香港的觀眾看後，對這一塊神秘的土地多了一份瞭解。

湄公河全長4,500千米，流經中國、老撾(寮國)、緬甸、泰國、柬埔寨和越南，可以說是中南半島上的「生命河」，河水數千年來灌溉著兩岸的農田，也聯繫著六國人民的心靈。但自古以來在湄公河流域的國家經歷了大大小小無數的戰爭，彼此間有時是敵國，有時則是盟友。然而，二次大戰和越戰以後，各國在經濟上的合作越來越緊密；早在1957年，泰國、寮國、柬埔寨和越南便發表共同合作聲明，一般稱為「湄公河委員會」。後來因為政治上的轉變而停止了數十年，直至1995年12月，「東盟/東協」(ASEAN)國家在曼谷召開第五屆高峰會，決定加速開發湄公河流域計劃。¹經過多年的耕耘，各國在經濟、文化和交通上的合作已有很好的發展。

過去8年，筆者一家在泰國宣教，其中6年在泰國東北部的孔敬，曾多次帶領短宣隊參觀孔敬大學的文化藝術博物館，看到泰國與湄公河流域鄰國的合作計劃和交通網。道路設計繞著中南半島成一個大圓圈，圈內縱橫交錯，四通八達，縱向可以由新加坡直達中國雲南昆明，橫向可以由越南胡志明市直達緬甸仰光。而孔敬大學也設有專門研究湄公河流域的「湄公河地區研究學院」(Institute of Mekong Region)；筆者也曾帶領幾個短宣隊到寮國邊界的廊開府，站在湄公河邊為著對岸的寮國禱告。多年來，筆者有機會接觸和參與栽培來自鄰國的一些神學生，也在閱讀各種有關的書籍和文獻當中，發現泰國彷彿湄公河流域上的一道「福音橋」。不錯，泰國的基督徒只



有0.7%(泰國東北部和南部則僅0.5%)，有人可能覺得她難以擔此重任；然而，每當筆者拿起地圖，看到寮國邊境上綿延976公里的湄公河，又看看泰國與鄰國之間的歷史、文化、人民的血緣關係，筆者就有一個夢想，求主讓泰國不但在湄公河上建立起更多友誼大橋(現在已有兩條友誼橋與寮國聯繫)，也讓她成為一道「福音橋」。

一、歷史、文化的淵源

泰國這塊土地的人類歷史，可以追溯到西元前3600到西元250年生活於泰國東北部烏隆府(Udon Thani)的班欽人(Ban Chieng)²，可見除了中國以外，泰國東北部也有高度的人類文明。

到第六至十一世紀，一個由猛人(Mon)和高棉人建立的德瓦拉瓦提(Dvaravati)王國，矗立在今天的泰國中、西部和緬甸東部；³同時期，中南半島上一個從第一世紀已經開始的古國——高棉(柬埔寨)，在泰國東南部不斷發展茁壯，尤其是在第九至十五世紀的吳哥王朝(Angkor)，國勢鼎盛，文化相當發達，版圖包括了今天柬埔寨全境和泰、寮、越三國的部分地區。⁴所以，到了今天，在泰國東北部的許多府份仍然可以看見不少高棉吳哥王朝的遺跡，其中尤負盛名的是位於呵叻府的琵邁(Phimai)石宮，讓你彷彿到了柬埔寨的吳哥窟一樣(參上圖)。到了今天，泰國東北部和東部的幾個府：四色菊府(Sisaket)、素寧府

(Surin)、武裡喃府(Buriram)、沙繳府(Sageao)和尖竹汶(Chanthaburi)等，仍有不少泰國人可以說柬語。

十一世紀以後，一個原本在中國雲南南州(Nanchao)王國的少數民族泰人陸續南下到中南半島。⁵ 揮族(Shan)或稱大泰族(Great Thai)到了上緬甸，阿宏泰族(Ahom Thais)定居在阿散(Assam)，另外一族則到了寮國。而大部分的小泰族(Little Thai)到了今天的泰北⁶，在十三世紀建立起第一個獨立的泰王國——蘇可泰王國(西元1238-1350)，版圖包括了今天泰國和緬甸的大部分、整個寮國和西馬⁷，其中一位國王藍甘杏王更利用高棉的文字創造了泰文。從1350年，泰國開始了歷史上最輝煌、最悠久的王朝——阿尤塔雅(Ayuthaya，大城王朝，西元1350-1767)，把今天的泰國、寮國、柬埔寨所有疆域，以及下緬甸和馬來半島的北部都囊括入版圖⁸，歷史延續了417年，最後被緬甸攻陷，所建造的輝煌大城也被火燒掉了。

大城被焚燒後七個月，一位華裔將軍鄭信(Taksin)率兵反攻，把緬甸人趕走，奪回大部分大城王朝的版圖，更拓展到馬來半島的中部，又把都城遷往曼谷對岸的吞武裡，建立起泰國歷史上最短的王朝——吞武裡王朝(Thonburi，西元1767-1782)，只有短短的十五年。⁹

隨後就是現在的拉塔拉可辛王朝(曼谷王朝，西元1782至現在)。從拉瑪一世1782年移都曼谷，建築今天舉世聞名的大皇宮，並把所有城邦都聯合起來，一直到拉瑪五世在任的初期，都是強

大的暹羅國¹⁰。可是，在拉瑪五世統治的後期，西方國家的威脅越來越大，拉瑪五世逼於無奈從1888到1906年把寮國和柬埔寨的宗主權割讓給法國，1908年將馬來半島北部割讓給英國，以換取暹羅領土的和平自主¹¹。

筆者不厭其煩的引述泰國的歷史，是要說明泰國人無論在來源、血源、歷史、語言文化上，都與湄公河流域的中國雲南、緬甸、寮國、柬埔寨、越南有密不可分的關係，甚至跟馬來西亞和印尼也同樣關係密切。泰族的語言、文化和習俗與越南的泰族、佬族、揮族、傣族都有很多共同點，泰東北人講的方言和寫的文字，更與寮人的語言和文字非常接近。¹² 所以，我們若鎖定向泰國人傳福音和培訓，他們可以比其他西方宣教士，甚至亞洲宣教士都容易掌握當地的語言文化。十年前，泰國華人宣道會差出第一位宣教士往柬埔寨宣教，她是泰國土生土長的華裔，只用了不到一年便已經把柬埔寨語運用自如，又在當地建立起很好的福音事工。據筆者所知，現在泰北和泰東北的一些教會和機構已經到湄公河流域的鄰國，向同出一源的「同胞」傳福音。去年(2008年)5月，緬甸遭遇嚴重的風災，在三角洲一帶受災最為嚴重，其中尤以克倫族(Karen)為甚，據筆者所知，泰北的克倫族教會也立時施以援手。總括而言，基於泰國的歷史、文化背景，在湄公河流域的福音事工上定能扮演「福音橋」的角色。

二、政治、經濟的關係

自從2006年，泰國發生和平的軍事政變，推翻了前首相他信以來，泰國一直陷於混亂的局面，對泰國的經濟和旅遊業發展都帶來重大的損害。其實，從2004年開始，泰南邊境的陶公府、北大年府和也拉府一直都受到爆炸和恐怖事件的蹂躪，連著名旅遊區宋卡府的合艾也有炸彈爆炸；至今，這一連串的爆炸事件已經奪去超過3,000軍民的生命，無數的政府機關和學校被燒。另一方面，他信下臺後，已經換了三位首相，而支持和反對他信的「紅衫軍」和「黃衫軍」輪流示威，再加上幾十年來一直是各反對勢力的平衡點——泰王蒲眉蓬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，最近更住院一個多月才向公眾露面，大家恐怕他一旦病重，泰國的政治情況就更令人擔憂。

不過，以筆者愚見，泰國近年的一些政治風



波固然叫人擔心和懼怕，但與湄公河流域鄰近的國家相比，泰國的穩定性相當高。反而，泰國一直以來成為湄公河各國之間的「中間人」，二次大戰前她成為英國與法國的緩衝區，把當時英國管轄的緬甸和法國管轄的柬埔寨和寮國隔開；在戰後，緬甸、寮國和柬埔寨分別獨立，也有不同的政治取向，然而，國內的局勢多年來仍陷於不穩定，儘管泰國在上世紀70年代也面對共黨問題的挑戰和國內的民主流血運動，但每逢鄰國的政局變動，泰國仍然是難民避亂之所。

在經濟方面來看，二次大戰以後，泰國在印支半島(中南半島另一個名稱)、東南亞、大湄公河流域次區、東盟(東協)都扮演了相當重要的仲介角色。泰國前總理察差於1988年提出「化印支戰場為市場」的口號，又企圖建立「泰銖經濟圈」(Baht Zone)，使泰國成為印支半島的區域中心，甚至成為東南亞的經濟強權。¹³ 另一方面，泰國在湄公河流域的開發計劃中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在1950年代，泰國與寮國、柬埔寨和越南，在聯合國的主導下成立了「湄公河委員會」(Mekong River Commission, MRC)希望能夠推動共同開發，但其後因戰爭等問題，使開發停滯不前。¹⁴ 當印支半島的政治局勢逐漸穩定下來後，1992年8月，湄公河流域六國在亞洲開發銀行的協調推動下，開始了「大湄公河次區域(Greater Mekong Sub-region, GMS)開發計劃」。這些年來經過四個階段的發展，湄公河流域六國已逐漸建立起互信合作的關係，儘管期間受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，泰國的經濟被重創，不過金融危機過後，大湄公河次區域六國加強合作，建立了「東西」和「南北」的運輸走廊。另一方面，由於中國在2000年正式啟動「西部大開發戰略」，開始參與印支半島次區域的開發計劃，推動鐵路、公路、河道的運輸，無論是「三縱兩橫」的經濟走廊、「瀾滄江 湄公河」國際航運或「泛亞鐵路網」，泰國都是一個重要的中途站或經濟橋樑。¹⁵

經過了十年，彼此間的合作已漸趨成熟，跨境活動越來越頻繁，互相協助。¹⁶ 在此期間的後半段，筆者剛好到泰國宣教，的確見證泰國在亞洲金融風暴以後，有非常快速的復甦能力，更看到泰國人的民族性或民族主義越來越強。但亞洲金融危機反成了福音發展的契機，在這期間信主

的人數明顯增多，教會的數目也增加，泰國各教會也在聯合的會議上訂定了長遠的發展計劃。

縱觀大湄公河次區域六國在近年的經濟發展成長率，2006年時，以中國(雲南)最佳，達到10.7%，越南也達到8.2%；而泰國雖因政治不安定、高油價、投資降低及消費者信心不足等因素，下跌至5%，但2006年的國民平均所得(GDP)，仍然高居榜首，達到3,133美元，遠遠拋離湄公河流域各國，第二位的中國(雲南)也只有1,999美元。¹⁷ 另一方面，我們不應忽略泰國與緬甸、寮國和中國在1993年所建立起的「金四角」(Golden Quadrangle)論壇組織，使泰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更形緊密。¹⁸ 這樣，我們更要注意中國在東盟的角色，最近剛於泰國華欣舉行的東盟、東亞系列高峰會議中，中國的角色舉足輕重。¹⁹

總括來說，在政治和經濟的角度來看，泰國都一直扮演著重要的仲介角色，不但溝通了湄公河流域國與國之間的關係，在東盟、東亞以及東南亞的聯繫上，尤其是經濟的發展，角色相當重要。至於中國的角色就帶給我們華人宣教機構和宣教士一個很好的契機，因為當中國政府發展西南方經濟的同時，也為華人宣教士在湄公河流域福音事工上搭建橋樑。若我們把現在這個情形與耶穌降生前的希臘和羅馬在文化、交通網絡上的建設來比較，就可以看見今天大湄公河次區域、東盟與中國的關係，正是為宣教事工鋪設了「泛亞屬靈鐵路」，而泰國藉著政治和經濟上的地位，正好成了這條屬靈通道的「福音橋」。

三、誰願起來作「搭橋者」

湄公河流域六國共有3億人口(中國地區只算入雲南省)，數以百計的少數民族，政客和商家所看到的是經濟的效益，但作為神的兒女，我們又豈可以只有同樣的見識。我們是否聽到天父的聲音說：「我的羊在諸山間、在各高岡上流離，在全地上分散，無人去尋，無人去找。」(結三十四6)就以筆者所服侍的泰國東北部為例，福音在1828年傳入泰國，但一直等到差不多100年後，1929年才有宣道會的宣教士Mr.&Mrs. Paul Gunther把福音傳入泰東北，轉眼之間，80年過去了，泰東北的人口已達2,200萬，基督徒仍只約31,000人，只佔泰東北人口的0.5%，據筆者所瞭解，現在駐守在泰東北的宣教士人數大概只有100人，而其中屬於

華人差會的宣教士約有5位；但現在筆者一家因為家庭需要暫時停薪留職回港事奉，在教會當中繼續推動差傳，換句話說華人差會的宣教士就只剩下3位了。如果加上2位來自加拿大的華人宣教士，勉強可以說5位。

中國政府早就看到了湄公河流域的重要性，無論在泰北或泰東北都有不少的合作計劃，不但如此，近年泰國興起一片學華語熱潮，中國教育部即時熱烈回應，每年派出300位志願者到泰國各個中、小學校教中文，也在大專院校內開設孔子學院；如筆者曾經參與學生福音工作的孔敬大學，便有孔子學院，而當中任教的大部分是年青的大學畢業生和一位年長的教授，他們也曾經出席孔敬華人基督教會的福音聚會。然而，這些年來，筆者一直期待有華人宣教士可以來泰東北加入這個「搭橋者」的行列，但還是未看到有華人回應。

其實，不一定是專職的宣教士，信徒願意以他們的專業來服侍，這裡也是有很多機會。譬如筆者認識一位香港移民到泰國的弟兄，在泰東北的孔敬設製衣工廠，當他信主後，神感動他爭取更多事奉的機會。2003年在孔敬加建工廠，便請筆者前去禱告和向女工講道，往後幾年，筆者都有機會帶短宣隊在這個工廠傳福音，感謝主！100位女工中有20人信主。不過，現在這位弟兄拆股，回到曼谷了。另一位是泰國的華裔，他和哥哥在泰國各地都有很多橡膠園，他在泰東北廊開府的橡膠工廠，正如在其他地區一樣，會在工廠內設立查經小組，又與附近的教會聯絡，希望把自己的工人介紹到教會。

藉著這些例子，筆者向所有基督徒發出挑戰：

1. 基督徒商人投資湄公河流域的福音事工。泰東北地區的勞工薪酬不高，更重要的是他們是很好的福音對象和「搭橋者」，只要有人向他們傳福音，又與當地的教會合作，給他們適當的栽培，他們可以在沒有文化阻隔的情況下把福音帶進鄰國。

2. 作華語老師。華語專材是一個可以進入泰國服侍的管道。正如上文所說，泰國很需要華語老師，但現在回應最多的是中國政府，所派來的老師大部分還沒有信主，當然，他們也可以成為我們傳福音的對象，但距離我們培育「搭橋者」的目標甚遠。

3. 作參與「搭橋者」的培育者。現在泰國東北部只有一所正式的聖經學院，最近幾年，也有本地宣道會的牧者建立了一所很小的神學院，無

論如何，這兩所聖經學院的師資都不足，但除了泰國本身的學生，也有為數不少來自鄰近創啟地區的神學生，他們正是很好的福音「搭橋者」，其中有些來自窮鄉僻壤，整個省就只有他一人有機會來泰國接受正規的神學教育。所以，如果有專職的宣教士，願意長時間委身，來神學院參與訓練的工作，這個影響力就無法估計了。

最後，筆者想引用海外基督使團的宣教士溫遜皿(Sam Wunderli)的兩段話，向各位發出挑戰：「歷史告訴我們，福音不會自動傳入不同背景和語言的族群，地域、文化、語言的障礙不容易打破；假如我們要看見福音在湄公河流域傳開，一群一群未得之民蒙受基督的福氣，我們必須認真的問：『擺在我們前面的，有甚麼工作要完成呢？』」他也說：「華人看湄公河流域上的少數民族，也許就像猶太人看撒馬利亞人一樣，彼此血濃如水，本是鄰舍，卻互不關心，置若罔聞。昔日，耶穌定意帶門徒經過撒馬利亞，今天，華人教會何時才走進這些少數民族中間呢？」²⁰

註

1. 維基百科全書網頁，《湄公河》
2. 黃仲正，《Insight Guide—泰國》，台灣英文雜誌社有限公司，1991年，頁19。
3. 全上，頁20。
4. <http://pdfactory.com>，《柬埔寨》
5. John L.S. Girling, "Past and Present," Thailand-Society and Politics, 頁17。
6. 全註2書，頁20。
7. Thailand Atlas, (泰文)，曼谷2002, 頁16-17。
8. 全上，頁18-19。
9. 全上，頁20-21。
10. 全上，p.22-24。
11. 全上，頁84；註2書，頁37。
12. 維基百科網頁，《泰族》、《老撾語》
13. 李志文、蕭文軒：〈大湄公河流域爭霸戰：大湄公河經濟合作的推展及其戰略意涵〉《台灣東南亞學刊》2卷1期，2005年，頁99-100。
14. 全上，頁102-106。
15. 全上，頁118-119。
16. 全上，頁106-111。
17. 台灣駐泰國代表處經濟組，〈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泰國之立場及對泰國之影響〉2008年3月6日
18. 全上，頁10。
19. 泰國《世界日報》網頁，〈東盟、東亞系列峰會昨落幕〉，2009年10月26日
20. 溫遜皿，〈湄公河畔〉，《萬族萬民》，第52期

(作者為香港宣道差會泰國宣教士，暫留香港推動宣教)